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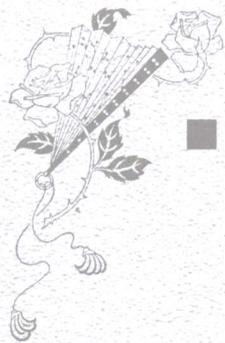
■ 张 蓉 陈毛英 编

假面具中的爱情

陈瑜清文存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张 蓉 陈毛英 编

假面具中的爱情

陈瑜清文存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面具中的爱情: 陈瑜清文存 / 张蓉, 陈毛英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308-06674-7

I. 假… II. ①张…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法国②陈瑜清(1908~1992)—纪念文集 IV. I565.11
K825. 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2854 号

假面具中的爱情——陈瑜清文存

张蓉 陈毛英 编

责任编辑 王萍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插 页 4
印 张 12.87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674-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 言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 16 年了，他那和蔼慈祥的笑貌常常浮现在眼前，他那带有浓郁乡音的侃侃而谈时而萦绕于耳际，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将永远铭刻于心。今年五月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此时此刻更引起我们对他的追忆，自然而发的怀念倍增！作为子女晚辈，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把他的一生中所创作的作品和留下的文字汇编成书，作为我们对他永志难忘的怀念。这本书的面世，能让读者从作品中的字里行间欣赏到他的才华，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从中感触到他用纯朴情感走完 85 年正直人生的不凡经历，从而领略到他人生道路中的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

父亲是一位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一生怀瑾握瑜，为人谦逊、待人真诚、淡泊名利、处世达观、平易近人、亲切和蔼。他的前半生充满了一个热血青年对进步思想的向往和憧憬，饱含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哪怕在身处战争动荡不安、四处求职谋生的窘境下他都表现出对世俗丑恶不公现象的正义感。父亲的后半生，则同祖国一起经历了阳光和风雨，走过了坦道和泥泞，面对不同时期的各次政治运动，他正派清白、光明磊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乐于敬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奉献；在生活上他更是数十年如一日地自奉俭约、淡泊朴素，他的为人和处事均得到亲友和同事们的的好评与尊重，他的言传身教和可贵品德一直教育并影响了我们两代子女们的成

长与作为。父亲所走过的一生正谓他表哥茅盾先生 1973 年 11 月所赠赋的《寿瑜清表弟》一诗中所写：

往时真理共追求，一掷何靳年少头。
瀛岛蓬飘相响沫，巴黎萍寄赶潮流。
东方红唤睡狮醒，反霸声威射斗牛。
十万縑绡勤编纂，浑忘佳节值千秋。

这首诗写得情真意切，评价中肯，无论是他们在上海共同经历的“五卅”运动，还是东渡异国他乡的日本相濡以沫的日子，无论是父亲远赴法国留学求知的岁月，还是辛勤耕耘在文化教育事业的年代，茅盾先生都完整地概括了他一生的追求和探索，真可谓知弟莫若兄。父亲幼年就失去双亲，正是从小由姑母带领到上海求学，全力支持他出国留学，之后又是在表哥茅盾先生的提携和教诲下做人和成长，虽说是兄弟之情，但胜似父母之恩，可以说他一生所经历的每个阶段都得到表哥的爱护和培养，这种情谊实在是难能可贵。

此书是家父生前所创作的作品集，也是他一生倾注心血、投身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见证。它的问世，既能告慰在天之灵的父亲，也完成了他生前的一个遗愿。

陈毛英 张蓉

2008 年 11 月

目 录

001 / 序 言

译 作

003 / 假面具中的爱情

054 / 大名鼎鼎高迪萨

——献给卡斯特里公爵夫人

102 / 巴尔扎克的生平与创作

127 / 法国象征诗选

141 / 诗和艺术的将来

143 / 霞飞元帅回忆录(三篇)

183 / 法属印度支那

200 / 德国的反法西斯文学

204 / 穷孩子的催眠歌

207 / 三兄弟(又名《乌兹别克木棉传说》)

220 / 狼和七只山羊

226 / 铜山仙女

238 / 山中巨匠

254 / 真文艺和假文艺

268 / 夏喜默德和白哈莉的家庭

279 / 排斥世俗的修养论

- 283 / 福 地
289 / 多瑙河畔一座伟大的冶金工厂
295 / 访阿尔巴尼亚
303 / 保加利亚的转变
312 / 春 天

纪念与回忆

- 317 / 永久筑城价值之检讨
319 / 怀念挚友陆圣泉
323 / 纪念一位超乎感激之上的友人
327 / 记一个文化战士
330 / 教 官
 ——战时大学人物传
333 / 乌青之行有感
335 / 我所经历的“五卅”运动
340 / 缅怀沈雁冰表哥
346 / 湖山此地曾埋玉 风月其人可铸金
 ——茅盾释苏小小墓楹联
348 / 我与浙江图书馆
 ——回忆录之一
352 / 怀念丰子恺先生
361 / 与庄重交往的回忆
364 / 有志竟成

附 录

369 / 自 传

378 / 陈氏家世简表

379 / 年 谱(简编)

400 / 中国翻译家辞典上条目——陈瑜清

402 / 编后记

译 作

假面具中的爱情^①

[法]巴尔扎克

—

深夜的钟声已经响过，巴黎的一切却还在活动着；整个都在骚攘，整个都在追求快乐；这是狂欢节最后一天的夜晚^②。

莱昂·德·泊勒伐，骑兵队里年轻的军官，刚走进歌剧院^③的跳舞会来，在拥挤杂沓的人海当中徘徊了个把小时，没有遇见一个相识的人，对两三个向他打招呼的妇女的乏味语句他丝毫没有理会，尘埃窒住了呼吸，热得喘不过气来，他被这次蒙黑怪物刺耳不绝的尖锐声弄糊涂了，他抚心自问，这难道是所谓快乐？于是挤到门口就想退出去了。

这时候，有两位戴假面具的妇人正走下客厅的台阶来，她们优美的姿态和艳丽的服饰非常惹人注目；一个没戴面具、面貌和蔼的男子用手臂挽着她们。一阵称赞的声音从她们周围升起，一群轻佻的年轻人开始跟在她们身后，向她们说着献殷勤的话。

① 《假面具中的爱情》是在巴尔扎克(1799—1850)去世以后才发表的中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爱情故事。初看，小说的情节不很合理，女主人公的心理也不太正常。其实，这种不太正常的心理，乃是殖民统治者对女主人公残暴欺压所造成的严重精神创伤，在真正诚挚的爱情面前，创伤终于平复。女主人公态度也就转变。故事情节虽然奇特，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侧面。

② 指四旬斋戒节前的狂欢节，四旬斋戒节系天主教会中的节日名。

③ 歌剧院是巴黎最著名的剧院之一，在巴黎第九区歌剧院广场。

莱昂也像别人一样地跟着；好奇的群众都围上来，而且越来越多了。不久，迎面来了几个也被人跟着的出色的假面和她们会合在一起。因此，更加混乱，以致那两位贵妇人之一，看来挺年轻的那个，突然发现自己和她的同伴分开了，于是她向四周担心地探望，想找到一个保护者。她的目光落在关切地跟随着她的莱昂身上了，同时敏捷地拉住了他的胳膊。

“喂！我请求你，”她用一种动人的声音向他说，“带我出去，帮我找到我的同伴。”

“谨听你的吩咐，漂亮的假面，不要害怕，请跟我来，信任我为你效劳。”

于是他用一只胳膊来挽住她，另一只把挡住他们去路的一切推开，他带她到挂钟室^①，请她坐在一张蒙绒长凳上面，便想替她去找点饮料。

“不，别忙，”她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对于这种无谓的恐怖退缩，我觉得有点可耻。”

“但是在我，我倒满心感谢它；托它的福，我才被你挑选来做你的保护者。”

“是的，我承认你为我帮了忙，非常感谢；我还要恳求你的保护，帮我去找到我的同伴。”

“怎么，你想马上离开我吗？啊！就算是答礼，也得允许我陪伴你一些时光。”

“好，算作答礼，我们来谈天吧。”她高高兴兴地这样说。

他们重新就座，谈话便开始了，彼此在机智而颇有趣味的言语中消磨了不少时光。终于那可爱的假面具又提到要找她的同伴。

“但是，”莱昂说道，“究竟是些什么同伴呢？母亲，姐姐，还

^① 挂钟室是大剧院里布置得很讲究的观众休息室。

是丈夫？”

“丈夫！不，谢谢上帝。”

“你没有结过婚吗？”

“我是过来人了。”

“怎么，已经是寡妇！我真替你叫苦！”

“谁对你说我要叫苦？所有的丈夫是不是都很好？所有的男子是不是都很温和？其中可有一个值得惋惜的吗？”

“啊！真会骂人！谁要是能够在心中激起比较公正而温柔的感情，那真是千幸万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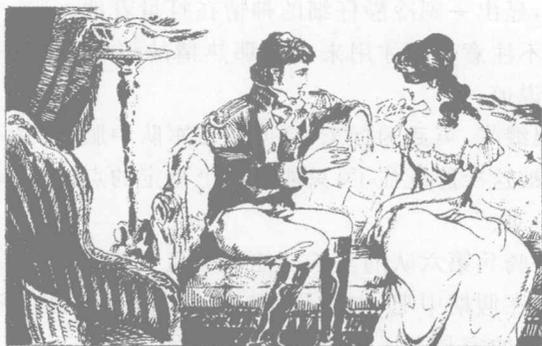
“对一个男子，我决计不会……”

“怎么，你想使那些崇拜你的人永远失望吗？他们倒是无疑的……”

“我没有崇拜者，我刚从别处来，我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一个人都不认识！啊！漂亮的假面，我第一个来署名吧，而且永远是最热诚，最最忠实……”

“忠实的，天哪！你假如再继续用这种口吻，我就要离开你了。”



“什么？难道忠实……”

“忠实不过是人家假装套住自己，其实想套住别人的一具锁链。我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我希望永远是如此；任何男子都不能使我违背我的誓言。”

“可是我，我不再是自由的了，这我感觉得到，但是我并不叫苦。锁链是为我一个人的，你不能阻止我爱你和希望……”

“噢，不，不，先生，我一点都不要人家爱我，我不要人家向我说这种话，尤其是希望。”

“但是，你这残酷的假面，不可捉摸的假面，你究竟要什么呢？我至少要怎么做才能得到你的怜悯呢？”

“要不疯狂，不欺诈，不把自己所感到的一点加以夸张；休想用几句极浪漫的话，一点假装出来的温柔，叫一个有理性的女子变更她的计划；要顺从、谨慎，有耐心，等我的念头十分固定了，我的主意坚决了，那时候或者……”

“那时候或者？……可爱的假面，完全说出来吧，宣告我的命运……我听从，守秘密，归顺，有耐心，我一切都答应……”

在这样说着的时候，莱昂用燃烧着爱情和希望的眼光注视着这张固执的假面具；透过那面具，有两只又大又黑、温柔而晶亮的眼睛，显出一副冷静仔细的神情在打量着他。

她并不注意他刚才用来表白那热情的语气，继续用一种亲切的态度说道：

“这根缎带，英武的标志，证明你在军队中服役，是不是？”

莱昂被这冷静怔住了，只能用肯定的点头来作为回答。

“哪一对？”

“我是骑兵第六队的队长。”他不大高兴地回答。

“你是在假期中吧，也许是的？你的家在这城里吧？”

“不，我的家是在遥远的外省，清白而安分守己的，不过，不十分有钱，我同我的队伍开来此地。像你一样，我在这里一个人

都不认识，像你一样，我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偶然的机把我引到这里来，好像就为的要使我一下子失落我的灵魂，我的自由，我的安宁……”

“更为的是在此地找到一个残酷的女子，一个不知恩的人，是不是？……这些原是用惯了的大话。但我对于有时是这般善意的这个偶然的机却公正得多了，我开始相信它在我们的接近上为我尽了不少的力，我感谢它将赐给我生命中所缺乏的那唯一的幸福。”

“可敬爱的神秘的夫人，但愿我能跪在你的面前，并且在那儿发誓：从今以后，感恩而且卑下的莱昂·德·泊勒伐为了报答这样一个甜蜜的自由，他什么都愿意去做哩！”

“一个自由！”她说道，“啊！你把那些话看做一个自由吗？还找得到比这些男子们更夸口的人吗？”

“对于怀着这么大的热情所希求的东西怎么不吹几分呢？……可是，轮到，我究竟可不可以知道这个好寻我开心的诱惑者是什么人？我能不能够揭开这张向我遮住面貌的可嫉妒的假面具呢？”

“恐怕没有那么方便吧。”

“啊，我只要能够瞻望你的尊颜一刹那，并且能在那上面领会到……”

“你不能在我的眼里领会吗？”

“你的眼睛是迷人的，但假如在那儿添上一个温和的微笑有多好啊……”

她立起身来，随即用一种较为严峻而冷酷的音调说：

“不，你永远不会见到我，永远不会认识我，而且关于我的事情一点都不会知道。”

莱昂愣住了，过了一会儿说道：

“谁见过一个比你更奇怪更任性的人呢？太太，我再打扰你

更久些也没有用了。我知道，你要去会你的同伴……这须得去找她们……”

她对于他的气愤并不介意，却打断了他的话头，带着一种幻想的音调发问：

“莱昂·德·泊勒伐，这是你的名字，是不是？骑兵第六队队长？你在这城里还要呆些日子吧？”

“唉！关你什么事呢？残酷的，你既然不想再见我了，既然……”

“但是你怎么见得我不想再见你呢？难道这样几句话就扰乱了世界上这些聪明人的判断力不成！……我是很想再见你的……”

“喂！我的上帝，我亲爱的，你怎么样啦？”一个女子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叫起来，“我们找你已经两个钟头了。”

这是那位漂亮假面的女友同她的舞伴。大家重新见面，彼此略为谈了一些当夜发生的意外的事情。

“我真疲倦和厌烦得要命了，”刚来的那位贵妇人说，“我求求你，我们一齐走吧！”

“我很愿意，我相信我在此地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

“怎么，这样早！”莱昂叫道，“至少你总得允许我陪伴到你上车子啊！”

她接过了他的手臂，于是他们跟在另一对的后面。

“啊！我请求你，”莱昂继续说，“把刚才非常不幸地被打断的那句好话重说一遍吧！就是我们再见的问题：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请你想想在一刻之内我就什么都失掉了，除了这番记忆；你不给它添上一点希望吗？……”

“那么，你不发脾气了吗？”

“别开玩笑，发点儿慈悲……你立刻就要溜走……我怎么能够？……”

“好，我在 Mi—Carême^① 那一天的跳舞会里是可以再来的。”

“三个星期！伟大的上帝！这对于我是三个世纪呀！”

“是的，三个星期！或者永远。”

“等到那时候，我一定会焦急和厌烦得要死的。”

“这样会把我的计划完全打乱的。”

“你的计划？……”

他们已走到门口，一辆马车正向前驶来，夜晚使人辨别不出它的颜色和它的牲口；一个黑仆人把车门打开。

“至少，希望你，”莱昂接着说，“可怜可怜我的痛苦吧！”

“我相信我会想念你的。”

说完了这句话，她便轻捷地登上了装饰得很华丽的四轮马车，接着，马儿就像电光般地驰去了。

莱昂目送着这辆劫走了他新获得的对象的车子；过后，他不想再进跳舞会了，便回到自己的住所，头脑混乱，心情激动，梦一般的想念着这桩偶然的事情，并且责备自己为什么不用一点方法来把它延长。

“但是这个迷人的神秘的女子，”他自言自语道，“究竟是什么人呢？她那高贵而端正的样子，她那骄傲而庄严的态度，要设想她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是不可能的……可是她想做什么呢？她为什么鼓励了我又拒绝我呢？她有计划，她探听我生活的底细；和我碰见，在她居然可以成为一种幸福……然而我却永远不能看见她，永远不会认识她！……也许她只想寻我开心……啊！假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也懂得怎样报复的！……但向谁报复呢？怎样报复法呢？她可以不再到跳舞会来了，我或许会永远找不到她了……这未免太可惜啦，她确实是很可爱的……她那轻盈

^① 指四旬斋戒节第三周的星期四，离狂欢节三星期，那天定为游乐日。